

# 红楼望月

□王贵东

大约十年前，定远县城东大街上有一家书店，名曰兰亭，店名雅，店主人也雅，最重要的是店里的书更雅。我后来竟然在那里陆陆续续买到不少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好书。《周汝昌评批石头记》《瓜瓞楼评批红楼梦》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校订本》《戚序本石头记校订本》《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》《红楼望月》《红楼别样红》《红楼十二层》《解读红楼》……这些书都成了我的珍宝。

特别喜欢“红楼望月”这四个字，充满诗情韵味，一部《红楼梦》与一轮明月交相辉映，红楼望月，月上红楼，说不完的《红楼梦》，望不断的古今月。

踏入红楼，在故事开篇的第一回，就听到“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”贾雨村的两首咏月诗，“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”这是他第一次咏月。贾雨村拜访甄士隐，在书房发现窗外撒花的丫鬟，见这撒花女子回了头，“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”。后来在中秋月夜对月怀人，借咏月抒发一个落魄书生自从偶遇丫鬟娇杏之后的心思——一厢情愿，虽无多高的意境，但顺畅达意，仿佛看到穷书生对月徘徊，心事重重。

第二次是吟了一首七绝，“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栏。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”中秋佳节，甄士隐邀雨

村做客。贾雨村乘着酒意，狂兴不禁，诗兴大发。前两句倒也平平，末二句写得气势恢宏，气象不凡，有三分宋太祖赵匡胤“未离海底千山黑，月到中天万国明”的感觉，也让人联想起赵匡胤的咏初日佳作：“太阳初出光赫赫，千山万山如火发。一轮顷刻上天衢，逐退群星与残月。”你能感受到贾雨村这个穷书生平时压抑潦倒，此时此境，酒过三巡，偶然露出的狂放与野心，或许说是志向报负，脂砚斋曾一针见血地评点“奸雄心事”。

“香菱学诗”是《红楼梦》精彩章节之一，她一开始学诗，写的是三首咏月七律。

我最喜欢最后一首，“原来香菱苦志学诗，精血诚聚，日间做不出，忽于梦中得了八句”。“精华欲掩料应难，影自娟娟魄自寒。一片砧敲千里白，半轮鸡唱五更残。绿蓑江上秋闻笛，红袖楼头夜倚栏。博得嫦娥应自问，何缘不使永团圆？”曹公借众人之口夸赞香菱“这首不但好，而且新巧有意趣”。首联就把一腔情思寄托于明月，或说将明月拟人化，清新不俗。后面句句都无“月”，但句句与月相关。用词典雅含蓄，设意新奇别致。尤其是颔联，巧嵌数字，对仗工整，言浅意深。这才是浸润着诗人一己襟怀情思的咏月佳作，这首诗最大的优点，是切合香菱自己的身世，借咏月而怀人，流露了真情实感，有画面，有意境，韵味悠长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五回中写贾府过最后

一个中秋节，贾政命宝玉即景赋诗，“既这样，限一个‘秋’字，就即景作一首诗。只不许用那些冰玉晶银彩光明素等样堆砌字眼，要另出己见，试试你这几年的情思。”“宝玉听了，碰在心坎上，遂立想了四句，向纸上写了，呈与贾政看，道是……贾政看了，点头不语。”

宝玉的这首咏月诗，我们翻《红楼梦》在清末、民国的十二个古抄本以及刻印本，包括当代各种排印本，都读不到这首诗。有的古抄本在“道是”后面画了几个小方框，表示空缺。有的刻印本将“道是”一词删除，处理成“呈与贾政看。贾政看了，点头不语。”无论哪种方式，我们都读不到宝玉的这首诗。原因可能是，曹公写这首诗感觉难度太大，原稿中暂时空缺，准备以后再补写。或者写了这首诗，感觉不满意，在原稿上删去，在抄本上留下小方框表示空缺待补。我们知道，《红楼梦》原稿一开始在曹公朋友圈中便开始传抄，甚至他写一回或者几回，朋友们就拿来抄写。后来传抄范围越来越广，直至曹公去世，《红楼梦》原稿中仍有一些需要修订完善之处，包括暂时空缺的诗句和其他一些细节。

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最后一次咏月是在第七十六回，“凸碧堂品笛感凄凉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”。“只见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轮水月，上下争辉，如置身于晶宫镜室之内。微风一过，粼粼池面皱碧铺纹，真令人神清气净。”湘云出句：晴光摇院宇；黛玉

对句：素彩接乾坤。这是一对咏月佳句，吟出中秋佳节皓月当空、天上人间澄明一片的景象，境界开阔，气象雄浑，当为红楼中两位才女的大手笔。

“湘云笑道：这个鹤有趣，倒助了我了。因联道：窗灯焰已昏。寒塘渡鹤影……黛玉对道：冷月葬花魂。”关于“冷月葬花魂”，有的古抄本是“冷月葬诗魂”，“花魂”应是曹公原笔，在传抄中，抄手将“花”误抄成“死”，形似导致误抄成“冷月葬死魂”。再由“冷月葬死魂”的版本传抄，很多时候是一人念借来的抄本，一人听并记录，因为音讹听成了“冷月葬诗魂”，从此这句诗就有了两个版本。让我们唏嘘不已的是，大观园中最后一个中秋节，最后一次吟诗，竟然如此冷冷清清，孤鹤飞过寒塘，落花飘处冷月，恰如这一回回目所说的“寂寞”与“凄凉”。

红楼垂袖遥望，依然月明似水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明月年年望相似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伴我至今。多少个春夏秋冬之夜，窗前独坐，推开《红楼梦》，倦时抬眼仰望夜空，想那一轮月，任阴晴圆缺，总在云霄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。今宵便有随风梦，不必追问，知在红楼第几层，更不必感叹人生苦短。充满悲欢离合的人间有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亘古高远的夜空有一轮明月，倘能惜取闲暇，月下读书，仰望明月，我心安宁。恰如贾政老爷子所言：“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，不枉虚生一世。”

# 词两首

□吴传训

## 满江红·盛会和风

盛会和风，七月里、群贤毕集。谋远略、百年变局，睿思良策。擘画蓝图千象焕，筹谋伟略群芳熠。展未来、万里启新程，雄心激。

风云涌，天地易。前路阔，征程急。似中流砥柱，稳擎家国。进取昂扬潮浪涌，奋飞豪迈民情选。看中华、璀璨耀寰球，辉煌绩。

## 八声甘州·粮稳国安

望千畴绮陌舞金风，粟稻绘秋图。念荒年饥馑，苍生泣血，岁月嗟乎。幸得仁人志士，热血洒穹庐。矢志耕耘处，换了新符。

且看今朝盛景，有无人机掠，智控田畴。育优良品种，科技绘宏图。稳根基、粮盈仓廩，守故园、绮梦未曾辜。吾邦盛、廉丰民足，笑傲江湖。

□何圣勇

# 风景

我在乡下  
那么多的野风  
聚散着云  
叫不出名字的花  
躲在草丛里  
忽闪着眼睛，把  
我们注视  
荒径，许久没有人走动了  
四起的虫鸣  
让寂静的更明显  
我们牵着手  
隐隐发烫的面颊  
红唇微毒  
那个浅尝的少年  
任在迷宫里  
跌宕……

## 梦中的都是遗漏

我还记得，除了风  
能够给予我安慰的，只剩下  
周遭静静的月光  
半百，多么尴尬的年纪  
目睹抽打我的鞭子  
青春的背叛  
已经不再重要  
一截，颓败的老墙  
鲜花在盛开  
对影三人  
还需要一壶酒吗？  
倘若你不信  
就赠我一些脂粉香  
掌握的火焰  
便可以撬动一个女子羞涩

## 观潮

烈焰焚烧着古老的蚕动  
落日沿着灰烬走得更远  
地平线掀起的白浪  
浪灭，断崖下  
一声声撕裂的咆哮  
你无权评判  
黑夜会让我成为沉默的帮凶  
面对白昼  
我自会描绘出最美的善终  
苦难，各自有它的出处  
奔跑的足音  
才是它们的天敌  
你看！  
粉身的浪花，映衬出千万个我  
那便是，我在复活

## 大船驶过

大船从面前驶过  
看样子，很是疲惫  
几只，水鸟  
盘飞着一路尾随  
日头，眼看就要亲吻到了水面船舱里  
走出一个健壮汉子  
我想告诉他  
我们是人间的孤岛  
他似乎听见  
江堤  
巨大的阴影盖了过来  
盖过，一切  
我们赋予过的命名



# 屯仓一网捞

□王正如

食者万物之需，人之所本也，所以民以食为天。

地处皖东江淮分水岭的来安县，北是绵延的二十里长山，南是土地膏腴沿河大圩，物产丰富。这方水土，千百年来，养育了勤劳的来安人民，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美食。

九九重阳节，秋高气爽，正是采风好时节。南京友人致电于我，要来吃屯仓水库的一网捞，我欣然应约。

午后，我们一行五人驱车前往，约莫20分钟车程就到了，水库边这家看样子做得最出色。我和店家打招呼，说南京的朋友慕名而来，想吃一网捞，请作安排。之前，我也来过多次，算是老板熟客，老板听着我的话，笑容可掬，惊喜地说：“南京来的啊？你们今天来得早，我驾驶小船带你们下水库现场撒网捞鱼，让你们亲身体会一把什么是‘一网捞’。”从大都市走出的人听到老板要带他们下水库撒网，兴高采烈。

来到水库边，老板熟练地解开缆绳，轻摇船槽，没过一会儿，小船来到适合撒网的水域。老板整理好渔网，一个奋力扬手，渔网均匀地撒向水面，停留片刻，老板开始慢慢收网。随着渔网渐渐露出水面，只见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，还有一条一尺长的胡子鲶在渔网里不停蠕动。老板说：“你们今天真是来对了，这胡子鲶鱼是屯仓水库土生土长的特有鱼种，我小的时候下雨天在岸边都能看到它们在水里游，现在人吃得多了，难得逮到。”

第二网撒下去，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，几只青色的小螃蟹张牙舞爪地被拎了上

来，还有两条翘嘴、几只小龙虾。老板说：“平时我就撒两网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再撒一网吧。”第三网被拽出水面，阿龙越发兴奋，半网蹦蹦跳跳的小鲫鱼里面还有几条黄澄澄的昂刺鱼呢！

望着鲜亮的鱼虾，老板也高兴，他一个呼哨，回去熬鱼咯。

阿龙竖起大拇指问老板：“你这捕鱼技术咋这么高？”

老板有些得意，说爷爷教的。爷爷说：“老百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”

金秋十月，秋风舒爽。老板安排我们院中落坐，院子里几口柴火灶呼呼吐着火苗，大锅热气腾腾。一会两大盆鱼端了上来，那香味让人味蕾瞬间打开。他们是把小草鱼、小鲫鱼、小螃蟹、胡子鲶、昂刺鱼，还有漂亮的翘嘴一起用大锅炖。黄色昂刺鱼金黄金黄的，落了汤的小螃蟹变成大红色，配上青红辣椒，柴火把鱼汤炖成浓稠的乳白色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胖胖的老板娘端来一小竹匾子死面贴饼，说这饼是炖鱼铁锅贴的，免费送。看着鱼汤泡饼，大家迫不及待，纷纷大块朵颐起来。

边吃，阿龙边问老板娘：“你家的鱼汤咋这么鲜美呀？”

老板娘憨厚地笑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们用水库里的野生鱼、水库里的天然水、大铁锅柴火炖，味道就出来了。”

闻听此言，阿龙吮着鱼汤，再次发出感叹：“鲜，真鲜，简直鲜掉眉毛了。”

吃着吃着，阿龙突然笑了。原来他的女友大汗淋漓，不停地用餐巾纸擦拭，精致的容妆花了，有些花容失色。



▲银锄 郭味集/绘

# 我的外婆

□王世玉

的韭菜撒上湿漉漉的草木灰；西红柿由青泛红，嫩滴滴的，引人口涎。菜园子生机勃勃，像外婆脸上的微笑。

暑假，我们去外婆家，要紧的事就是在菜园子里掰甘蔗。我们用镰刀顺着节骨，抵在胸前，刮去甘蔗表皮，欸的两声，削头去根，在水里荡荡，就上口了。外婆见状，总用葫芦瓢舀上凉水递给我说：“甘蔗太齁，不解渴。”这份齁甜，是在外婆家暑假生活习以为常的味道。

被蛇盯上的那天，很热。这是我事后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的。大人们觉得村里的医生医术不精，后悔未曾将外婆送到七十里开外的县中医院，让毒气从腿部蔓延，侵蚀五脏。外婆在弥留之际，也未开口说到大医院瞧一瞧。子女间的沉默和外婆的疼痛低吟，让事情向糟糕的方向发展，外婆卧床的

样子，和早已摆放好的慈祥遗照对比鲜明。我承认，外婆的死，在于愚昧，在于贫穷。

按照村里的习俗，“出材”（出殡）前的守夜是庄重的，妈妈告诉我：“外婆的魂魄会回来，以我们看得见的方式回来。”那夜，我守着祭奠的蜡烛，期待被一阵扑面的风吹灭，期待半边碗担起的筷子突然滑落。因为村里的老人说，蜡烛与筷子是我们和外婆阴阳两隔的通信渠道，传达着彼此的思念。可是我并未等到蜡烛和筷子的“信号”就进了梦乡，梦里外婆摸着我的头，叫我长大了要听妈妈话。外婆的样子渐渐模糊，我无力的手掌摸不到她的脸颊。梦中的“私聊”，是我记住外婆零星的几件事之一。外婆去世后的27年里，我很少去她的墓地。

母亲家的精致相册里一直保存着外婆的照片。一张黑白带花边的一寸照，紧压

在母亲几个姐妹的合照旁边。我不知道母亲有多少悲伤时刻去回忆她的母亲，但常能听到她在和三姨、小姨的电话里说起外婆，说起她们很多年前的往事，有时候会黯然神伤。

外婆没过好日子。她的儿女们日子过得艰苦，在上海务工、在村里种地，紧巴巴地糊口。孙辈们都未成年，土坯屋经不起大风摇曳。外婆离世后，外公孤独活着的那些年，是难过的几年。几年后，外公也在回村的路口摔倒在田里，再也没有起来。自那以后，母亲很少回娘家。

近来，母亲在合肥陪读，和之前奶奶陪我在南陵一中读书一样。我试着多点了解外婆和母亲。像刘震云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说的那样，“人不是活以前，是活以后”。沉淀些故事，过上好日子。